


拍微电影就好比在圆桌上滑冰

专访首届浙江省微电影奖评委会主席康健民

 本报记者 王索妮

上一次见到康健民先生,还是在2012年第21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。那一年的金鸡百花奖在古城绍兴举行,面对媒体“金鸡百花是鸡肋”“颁奖礼星光惨淡”等各类犀利问题,康健民依旧驾轻就熟,应答自如。

连续12年担任金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主任、评委会秘书长,在外人眼里,康健民比各路明星更像是金鸡百花奖的代言人,但他的大智慧不仅体现于他的连珠妙语中,更体现在他的电影里:他策划、组织制作的《埋伏》《国歌》和《那山那人那狗》等极具代表性的东方电影,影响了整整一代人。

就是这样一位一直都在为中国电影事业奔波的人,如今又有了一个新的头衔:首届浙江省微电影奖评委会主席。不论是院线正在热映的大电影,还是随时可在线观看的微电影,只要聊到电影,康健民总有说不完的话、提不完的想法。从他的话语中,你能确信,这是一位对中国本土电影有着情怀与担当的人。



希望浙江的微电影能带动全国

“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杂技表演,表演者穿着四轮溜冰鞋在直径不到一米五的圆桌上表演溜冰的那个?”面对这样的提问,记者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。康健民说,其实,拍微电影的过程就像是在圆桌上滑冰。

在康健民看来,拍大电影就如在巨大的溜冰场滑冰,你可以任意驰骋、尽情发挥,而微电影的这种“圆桌滑冰”,则需要创作者在狭小的、有限的空间内展示各种经典动作,所以要真正拍好微电影是极其困难的。

“微电影就应该以小见大接地气。”康健民说,观众喜欢微电影,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它记录了我们身边熟悉的人和事,或是各种俯拾皆是细节,如果在它身上强行堆砌一个在大电影中的故事情节,让它拥有大电影的承载力,观众反而会接受不了。

但微电影和大电影在很多地方也具有共通点,“比如作品创作上如果不贴近时代、不贴近生活,不管是微电影还是大电影,那都是无本之木”。让康健民欣喜的是,此次入围作品大都

已武装起来与世隔绝,那又如何谈‘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’?”

对此,康健民给那些从艺道路上的人们一剂清醒的良药:“要想实现从‘明星’到‘艺术家’的成功跨越,最关键一点还是在于做人。要先学做人,再学演戏。”

中国电影终将走向成熟

近两年,中国的电影市场上也充斥着不少奇葩的高票房、低质量的烂片,有网友甚至称中国电影进入了“烂片时代”。对此,康健民并不赞同,他说自己更愿意把这个阶段看成中国电影的“浮躁期”。

无论是少数电影人的“深扎”精神不足,还是部分影评人的沉默失语,都源于文艺圈浮躁的心态。康健民认为,为了积极占领国内电影市场,中国电影的确需要银幕、需要票房。但与此同时,电影的极端娱乐化倾向随之显现,进而影响电影生态和创作者的心态。

“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初期,想解决这一悖论,首先是调整创作观念。”康健民说,过去电影以教化为主,现在则要做到思想精深、艺术精良、制作精湛,在娱乐之余引发观众思考。

“最重要的一点是,中国电影面临人才窘境。”康健民认为,大力培养剧本创作、电影营销等复合型人才迫在眉睫。

对于能否度过眼前的“浮躁期”,康健民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。他说,在过去,我国的电影事业就跟足球事业一样,看的人多,但懂的人少。而现在,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微电影激发起对电影的兴趣,这将促使中国电影真正走向成熟。



首届浙江省微电影奖评委会部分评委简介



范志忠 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。教育部戏剧与影视学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副会长、中国新闻奖评委、长江韬奋奖评委、中央电视台节目评奖专家、北京电影学院影视研究基地研究员、中国长三角戏剧影视学会副会长、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、浙江省电影电视剧审查委员会委员、浙江省微电影专业委员会副会长。



熊颖俐 浙江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秘书长。对戏曲舞台剧本、诗歌、电影电视文学剧本、中篇小说都有涉足。其创作的戏曲《金佛庄》《钗头凤》《箭情误》《妈妈的那碗长寿面》等舞台剧本已公演,电视文学剧本《邵飘萍》、儿童电视剧《童言无忌》等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和有关影视制作公司拍摄出版发行,创作的电影剧本《唐婉与陆游》已经拍摄,并获得百部新农村题材剧本扶持。



李晋林 教授,硕士,现任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院长,中国照明学会影视舞台灯光照明专业委员会委员,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影视传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,浙江省电影审查委员会成员,浙江省电影家协会理事,杭州市电影电视家协会理事,浙江省动漫协会常务理事。



刘智海 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,导演,兼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剧教育委员会副会长、长三角影视戏剧学会常务理事、浙江省电影家协会理事。主要从事电影教学、策划、导演工作。